

新惊险小说译丛

约哈山的猎人

[德] 费利德列·朗匡著



新冒险小说译丛

约哈山的猎人

〔德〕费利德烈·朗尼著

廖 尚 果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

本書故事是叙述一七〇五年十月某天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奥国皇帝的军队占领了德国南部。一个替德国贵族管理獵場的獵人米歇尔，起初分不清敌我，站在統治階級那边。某日，由于铁匠女儿卡特伶的感化与鼓励，站到农民这边来了。当天，他和卡特伶的哥哥从奥国傳令兵身上，搶走了奥国占领軍总司令向維也納請救兵的一封軍書。这样，农民們知道了奥国占领軍兵力的薄弱，决定了他們的进展大計。

Friedrich Lange
DER JAEGER VOM JOCHBERG
Verlag Neues Leben Berlin, 1956

約 哈 山 的 獵 人

(德)費利德列·朗格著

廖 尚 果 譯

★

江苏省書刊出版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號

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 6/9 字数 35,000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封面設計 胡世德

来查河兩岸的恐怖世界

阴沉沉的森林里面一个豁然开朗的地方，有一所矮矮的木房子。遇着它的主人，贺痕卜伯爵，率领他的家奴，有时也带着几位朋友，到这高山上面来打猎的时候，便在这里面歇宿。它是就地取材盖起来的一所房子，外表并不怎样华贵。看来和率领一群群牛羊到这高原上面来吃草的牧人们所住的木房子，并没有什么分别。

1705年10月的一个清早，这所木房子的门窗统统打开着，好象是在欢迎那些爬山爬得出力的游客们进来歇脚似的。实际上那个看守这所木房子的米歇尔·列希那，当真是在做欢迎贵宾的准备。米歇尔除了替他的主人看守这所房子之外，还负责看管这一带属于贺痕卜这一个贵族的山林。米歇尔是以打猎为职业的。在巴燕这—个高原地带所有猎人当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猎人。

那时候，整个巴燕大公国地区给奥国皇帝的军队占领了。奥国占领军总司令部设立在巴燕大公国的首都明兴。米歇尔的主人，贺痕卜伯爵是奥国皇帝的宫廷顾问，在明兴的奥国占领军总司令部里面供职，过的日子很不錯。……奥国占领军总司令的儿子，吕文斯泰小伯爵，为

了給賀痕卜伯爵一个面子，要率領他的兩個馬弁到賀痕卜所管轄的这个山林地帶來打獵，所以米歇尔要做好一切欢迎貴賓的准备。

米歇尔是一个非常壯健的青年。此刻他正在要把他那根槍擦得象一面鏡子这样亮。忽然間他把头轉过来。不是有人叫他的名字嗎？

“米歇尔！”

一眨眼的功夫，一个跑得气喘汗流，骨瘦如柴的小伙子，已經站在米歇尔面前。他的年紀看来还不到十六岁。他身上穿的那一套襤褸的衣服，和米歇尔身上那一套綠呢子的獵人制服相形之下，越发显得襤褸了。

“法蘭士！”米歇尔看見他的小弟弟，来到自己面前，很惊駭地叫起来。“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看你的样子，好象有魔鬼追着你。”

“不是魔鬼，是奥国兵——实际上和魔鬼沒有分別。”法蘭士說时，在房子面前一張板凳上面坐下，接着便把最近下面来查河兩岸所发生的事情簡略地告訴他的哥哥：由奥国占領軍总司令部派下来的一支人馬，忽然到下面来拉壯丁，所有来不及逃走的年輕男子，都被他們抓走了。

“我穿过了不曉得多少人家的园地，也不曉得跑过了多少个牧場，才逃出了那批魔鬼的魔掌。我是笔直对 着

你这里爬到山上来的。”法蘭士说到这里，握紧拳头对着他脑海中的敌人挥了一挥，非常气愤地说：“为了奥国皇帝，要我在战场上断送性命，我是不干的。”

米歇尔听到这些不中听的话，头都颤得抬起来。他的父亲老早过世了，他的娘靠他父亲遗留下来的几亩地过日子，法蘭士帮助她做田地工作。在现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候，他们母子两个过着非常辛苦的生活。米歇尔得到贺痕伯爵养活他，在这深山上面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他的母亲那种饥寒交迫的哀号，好比是远方的海涛，他是难得听见的。

“‘儿子呀，逃到米歇尔那里去吧。你到了他那边，便什么都不怕了。’母亲这样对我说。那时候那些抓人的魔鬼已经来到我家大门前面的井旁了。”法蘭士这样补充他的报告。他因为跑了很远的路，所以他说话的声音并没有什么气力，但是由他那双眼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非常饱满的。

米歇尔站在他那个几乎被奥国兵抓去当兵的兄弟面前，不歇在自己的耳朵背后搔痒。他只有一个心事：法蘭士偏偏在这个时候来找他，这真的是太伤脑筋了。

法蘭士的心情越来越激昂，这从他颤动着的说话的声音里充分表现出来了。他说：“下面低地带的农民们已经统统起来暴动了。他们进展得很快。一个挑着担子販

賣針線雜貨的小商人告訴我們，他亲眼看見一大隊農民，至少有一萬人，正對着那個貴族的巢穴‘瓦西堡’前進。”

“你不可以把你說話的聲音放低一些嗎？”米歇爾實在熬不住不申斥他的兄弟了，“賀痕卜伯爵正在招待呂文斯泰小伯爵到這上面來打獵。他們馬上就會來了。”

法蘭士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他的嘴也張開來了。“你这个貴族的走狗，伯爵的奴才，”這一句已經到了舌頭上面的話，沒有說得出來。他本來還想說：“這高原上面的穷人遲早也會起來，打倒那些无惡不作的貴族。”是的，這一番話，他也沒有對米歇爾說出來。

“獵夫，難道你聾了嗎？”一個男子在房子附近大聲叫起來。

米歇爾吓得魂都沒有了。這一定是伯爵們的打獵人馬已經來了。他連忙用一種命令式的口氣對他的兄弟說：“快快快！法蘭士，快躲到柯黑爾村的那個鐵匠家裏去。我夜裏來看你。”

但是法蘭士動都不動一下。他不懂，為什麼米歇爾要他躲避起來——他本來只感覺得飢餓，現在又感覺得他好比樹林裏面一只被人追捕的野獸一樣，連他的哥哥都不理睬他。

“獵夫，你听我說，真的是不幸，發生了一樁非常不幸的事情。”那個喘着氣，大聲叫起來的男子，已經來到房子

面前了，他的一双眼睛充满着恐怖的神情。米歇尔看见他穿着一套绿呢子的制服，制服上面的钮子擦得雪亮，馬上便知道，这只能是跟随着吕文斯泰小伯爵，由明兴出发到这里来的獵人。

“快些帮助我们，只有你才熟悉这山上的地形，非要你快些帮助不可，他已经不可以继续支持下去了。……”話象泉水一般地从那个跑得气喘汗流的男子的嘴里涌出来。

“但是你要明白告诉我，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米歇尔大声对那男子说，“是不是魔鬼在峭壁上现形？或者并不是魔鬼，只是一个不会生儿子的羚羊。”

那男子告诉他，那并不是魔鬼，也并不是一个公羚羊，原来是吕文斯泰小伯爵自己。这个小伯爵因为追逐一头羚羊，追到山上一处地方，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結果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掉进山坑里面去，跌断他的头颈。那男子还对米歇尔说，如果他和另外一个随身獵人，将来回到明兴，向吕文斯泰老伯爵报告，小伯爵已经跌死在山坑里面，吕文斯泰老伯爵一定要他们两个偿命。

那男子这一番話听进法蘭士耳朵里，不由他不感到異样的惊恐。他现在明白了，他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如果一个伯爵的性命发生危险，那末，象他这样一个农家小伙子，上身穿着一件短短的水田衣，下身穿着一条髒得发亮

的皮褲子，腳上穿着一雙非常粗俗的皮鞋，只要躲避得稍微遲了一些，都有被牽累，或者會喪失一條性命的危險。

.....

法蘭士心里真的是氣極了。如果不是那個跑來報訊的獵夫站在面前，他一定會大聲對他的哥哥說：“讓他跌死算了，這個他媽的什麼伯爵的狗東西。被抓去當兵的十二個農民的性命，比你那個奧國狗東西的性命要珍貴得多。……”這一番話他沒有說出來。他只好一聲不響地離開那所房子，朝着樹林里面跑去。那時候，全所房子被一種非常緊張的空氣籠罩着，房子里面的人們當然不會注意到他的行動。他的哥哥早已把他忘記了。

上不到天，下不到地的生死关头

米歇爾明白了那個報訊獵夫的來意之後，他根本沒有工夫細想：怎樣才可以完成他這個救人命的任務。他就一手把那一卷掛在牆上的繩子拿了下來。這一卷繩子平時是拿來綁那些已經中了子彈，跌倒在山坑里面的野獸用的。這次要解救進退兩難的小伯爵，當然是用得着它。米歇爾和那個到來報訊的獵夫走出了那所房子之後，飛快地向高處跑，很快便跑出了那個陰沉沉的松林。

米歇爾在路途上聽說，他的主人，賀痕卜伯爵，本來是要親自奉陪呂文斯泰小伯爵到這邊來打獵的，想不到

在欢迎宴会上面，天曉得是因为喝得太多，还是吃得太多的緣故，忽然胃痛起来，而且胃痛得非常厉害，所以只好失陪了。呂文斯泰小伯爵把他自己和他那兩個馬弁騎來的馬，都放在附近那个貝尼狄倍恩村里面的一个修道院里面。那个修道院院長是非常曉得逢迎的，趁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欢迎呂文斯泰小伯爵到他的修道院里面来，这是多么光荣的一回事。

那兩個獵犬在沒有路的山地上繼續向高处走，已經到了那些不成材的，又矮、又丑的松树区域。远远橫在他們面前的，是一个高耸云霄的悬崖，悬崖的那一边有一个狹長的草地，看它那些枯黃的顏色，便可以知道冬天就要来到了。

“你的主人是爬到哪上面去了？”米歇尔問那个外来的獵犬。这时候那个外来的獵犬已經走得非常累了。

“离这里已經不远了。再上去一段路，繞过这个大石壁后面，我們便可以看見了。”外来的獵犬喘着气說。

獵犬估計錯了。这一段路非常难走。他們走了很久，才到达那座大石壁脚下。他剛才走的是下山路，因此覺得很近。現在他們走的是上山路，下山路怎可以和上山路相提并論呢？他們繞过了那座大石壁，想不到可以踏着枯黃的草地繼續向高处走，所以他們很快便到了相当高的山腰。他們来到那一条弯弯曲曲的草地的尽头时，他

們已經看見另外那个服侍小伯爵到来打獵的獵夫，并聽見他在和小伯爵談話。

“走快一些，你們兩個！”在那里等着的那个獵夫把手合成一个漏斗形放在嘴前，对着这边大聲說。

“自作聰明的家伙，”米歇爾很不高兴地回答，“你嫌我們来得太迟，你自己把你的主人从峭壁上抱下来好了。”在米歇爾看来，那个自作聰明的家伙，就是城里面那些不曉得天高地厚的典型獵夫。他們只曉得在草原上把一些兔子赶到他們的主人面前，等他們的主人可以毫不費力地打死一兩個兔子，他們便以为这是全部的打獵技术。于是糊里糊涂地爬到山上来，远远看見一只野鹿，便胡乱地放它几枪。回到城里去見着人便妄自夸耀：我在山上打了一回獵。

他們現在来到那个典型獵夫的面前了。他也穿着一套綠呢子的獵人制服，只他的年紀可能是比另外那个大几岁。他在米歇爾面前說了一大堆的話，但是米歇爾用不着听他的話，只要对着呂文斯泰小伯爵那边望过去，便知道事情的危險性已經到什么程度了。他們站着的地方离小伯爵并不远，但是小伯爵当初怎会走到那边去，这是不可以想象的。

小伯爵当初是为了追逐那些羚羊，所以走到那边去的。現在是連羚羊的影子都看不見了，只小伯爵自己还

站在，不，跪在那里。他面向着一块石壁，两条腿跪在石壁面前一块岩石上，他的手指头紧抓着石壁上面的一些石稜。他怎会跪到这上面来的呢？由这一块石岩跳到另一块岩石，对羚羊那四条象弹簧一般的腿来说，这自然是一樁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一心要追逐羚羊的小伯爵，没有弹簧一般的腿，也要跟着羚羊由这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这就难怪他会遭遇到从前那个叫做瑪施密蘭的德意志皇帝同样的命运了。这个德意志皇帝只会爬到那个瑪尔丁石壁上面去，但是没有本事可以爬下来。

“有没有把握？”最先嫌米歇尔来得太慢的獵夫，很担心地问。

“只好拚着性命干。”米歇尔很简短地回答。

“伯爵先生，请忍耐一下，我就上来。”米歇尔望着上面那块石壁大声叫。他没有听见小伯爵的回答，只听见他自己说话的回声。

米歇尔把带来的那卷绳子的头绑牢自己的身体之后，便把拉绳子的技巧对小伯爵那两个随从獵夫说了一遍。在他动脚走之前，他还对他们两个说：

“拿得牢牢的，你们两个好兄弟。两条人命是负托在你们手里。”

米歇尔的一双手，一前一后地摸着山壁的岩石，脚踏着可以立足的地方，一步一步地前进。最先还不怎样向

高处爬，后来簡直是連走帶爬地直向上爬去了。他的脚每动一下，都显示出十分穩健的精神，每前进一步或爬高一步，那两个拉着那根繩子的獵夫，虽然都替他捏一把汗，但是他的动作却也同时給了他們两个一个十分安全的印象。他們依照米歇尔的吩咐，把那根繩子逐步地放松，同时并注視着米歇尔的行动，只要看見米歇尔有些搖晃起来，或者要跌下去，他們便把繩子收起来牢牢地拉着不放。在开始那一段時間內，他們还听见他那一双釘着釘子的皮靴，在岩石上响着的声音。到他爬到石壁的那一边，不但是皮鞋声听不見，連他的人影也看不見了。他們只遵照他的吩咐，把繩子逐步放松。

“繩子尽量放松！”从石壁的那一边傳到了这样一声口令。

原来那一条只有羚羊这样的野兽才可以通过的山路，現在也中断了。只有看准前面那一块距离米歇尔站着的地方有相当远的，可以站得住脚的地方，連人帶繩跳过去，才有前进的可能。这时候如果那两个拿着繩子的獵夫，不把那根繩子尽量放松，米歇尔怎可以跳得过去呢？

現在他来到了一个非常光滑的石壁面前。他怎样过去呢？他当然不可以从这里过去。我們看見他在他站着的那个地方轉了一个身，对准下面一个奇峰突出的石头跳了下去。然后再由这个石头跳到原先那个石壁下面一

个可以立脚的地方。这样繞过一个沒有立脚点的石壁，如果他稍微有些忙乱起来，跨錯了一步，就立刻可以送命。尤其如果他平时对于这一帶的地形，不是非常熟悉的话，那末，临时他也不会这么沉着、冷靜、非常安全地跨过这个別人沒有方法可以跨过的石壁。

在米歇尔还未曾把呂文斯泰小伯爵从死神的怀抱里抢救出来之前，呂文斯泰小伯爵真的是受够了生死关头的恐怖。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伯爵，最先是要在他的仆人面前夸耀他那种幼稚的勇气，所以会走到了这样一个已不可以前进，也不可以后退的險境。到他曉得沒有方法可以逃出这个他所处的險境时，他开始或觉得絕望了。经过时间越久，他越发充滿了死的恐怖。他的两个膝头实在痛得厉害，全身的血液循环发生了障碍，他的两条腿便逐渐麻木起来了。他的一双手也逐渐在麻木了，这是一樁多么可怕的事情。他那一双貴族的手，从未曾做过粗糙的事情，现在紧抓在冷冰冰的石棱上面，实在是吃不消，好些地方已經裂开来，流出了一滴滴血。他身上穿的那一套獵装，是用最值錢的絲絨做成的，真是漂亮得很。那时候的太阳虽然剛好是从天頂上照下来，但是到底抵不住上月的山风，他身上那些十分敏感的皮膚，接触到这些穿过他那套絲絨獵装的冷气，不由他不觉得一阵陣的，針刺一般的痛。他身上那根皮帶，挂着許許多多

的皮套子，由于皮套子里面手枪和子弹的重量，使得那根皮带把他的腰抽得紧紧的，以至于他全身的血液都升到头上来了，好象他头上是勒着一个铁箍子一样。

“啊，天上的众位神明，帮助我出险吧，我一定会在圣母礼拜堂里面到处把蜡燭点起来，并举行連日連夜的弥撒祭。……”这个小伯爵，平时倚恃着他父亲在巴燕大公国代表奥国皇帝的地位，充满着一种唯我独尊的气概。现在到他没有办法可以维持他这种唯我独尊的气概，就象成熟起来的栗子，没有办法可以维持它的外壳一样，这时候他便要向天上的神明求救，不管什么事情，他都愿意答应下来。

在这个上不到天、下不到地的生死关头，他想起他自己的生命实在是太可贵了。因为他恰好是做了他的父亲的儿子，所以他一出娘胎，便爬在那些靠每天的劳动工资过活的工人、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头上。他有的是钱，有的是高高在上的地位和作威作福的权力——他想要什么便有什么。因为他们要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所以要榨取人民用血汗换来的金钱，要人民为他们做工，为他们挨饿。他今天害怕保不住他那条狗命，如果答应天上的神明，在礼拜堂里面連日連夜点起蜡燭来举行弥撒祭，那末，所有这些费用，当然也要穷苦的人们和被压迫的人们替他负担。

他知道賀痕卜伯爵那个獵夫要來救他，他相信自己是有了生的希望，他的恐惧于是乎一变便变成了憤怒。他大聲說：“那个狗东西獵夫这許久躲到哪里去了。当心我叫人把你痛打一頓。”他的臉一下子象血这样紅，一下子又象石灰这样白。他用气极了的口气繼續說：“因为他懶得出来服侍我，讓我走进这样的鬼地方，几乎跌死。你这个狗东西。”

米歇尔知道得很清楚，在一个伯爵面前是沒有他說話的余地，所以他一句話都不敢說。他是历尽路途上每一步都可以送命的危險，同时又忍受着小伯爵的臭罵，好不容易才來到小伯爵跪着等待援救的地方。

“現在你來了！”与其說他這句話是用來迎接到來解救他的那个獵夫，不如說是說來給他自己听的。

米歇尔現在只有一个心事：最困难的工作現在才开始，即是說，現在怎样才可以把小伯爵很安全地带下去。

他知道，除了把他一生一世所有的精神和气力都用来之外，絕對沒有别的任何一个办法。

他等到小伯爵那两个獵夫把全根繩子放到尽头之后，便把綁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头的繩子解下来，把它綁在小伯爵身上。現在他解去了繩索，一切只可以完全靠他自己了，除了不讓自己掉到山坑里面去之外，还要扶助小伯爵不掉进山坑里面去。

“請伯爵先生不要太相信這根繩子，它的年代久了，而且……”

“閉起嘴來！”小伯爵一聲呼喝，把米歇爾的話打斷了。小伯爵繼續說：“手拿來，我站都幾乎站不住，難道你看不見嗎？”

米歇爾這樣扶助着小伯爵一步一步地走。比起他剛才自己一個人的行動，不要說更加艱難得多，只就時間上說來，也不曉得慢到哪里去了。前前後後不曉得有多少次，由於小伯爵氣力接不上來，而且他不接受米歇爾的勸告，幾乎連米歇爾一同掉進深坑里面去。

他們好不容易才來到石壁上一個凸出部分，可以站在上面稍微透一口氣。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傳來了狂風驟雨一般的声响，他們兩個吓得連魂都沒有了。

“山上滾下來的石塊！”米歇爾大聲叫起來。

他們把身體緊貼在石壁上面，僥倖剛好是緊貼在滾下來的石塊打不到的地方。他們看見那些石塊，最小的也有拳頭這麼大，象炮彈一般地在他們身旁飛下去，落到低窪的地方，發出象打雷一般的声响。這可能就是小伯爵沒有方法可以窮追的那些羚羊，給小伯爵的一種問候。它們逃到山尖上餓起來了，看見石塊底下長着一些青草，為了要吃青草的緣故，只好把石塊推到一邊。這樣被推動起來的石塊，還牽連到別的石塊，便乘勢向山脚